

百年竊盡

那日，台北天色烏陰，冷風下幽綴的細雨增添了冬時城市的寒氣，不及刺骨，卻也令南方來的我不大能適應。這是盆地難耐的季節，但不懼坐上朋友騎乘的機車，我們在吹襲的風雨裡，直探那個讓人渴望卻惋惜的地名：十四張。

十四張是台北盆地極早開發的地區，舊時新店大坪林地區有五個主要聚落，分別為七張、十二張、十四張、二十張、寶斗厝，而「張」是計算土地面積的單位，印證著過往農墾發展的以啟山林。由於鄰近河岸，十四張曾因渡口「店仔街」盛極一時，從淡水遷居而來的宗族開枝散葉，使這裡曾以為數眾多的華美古厝和祠堂著稱。在都市發展的過程中，十四張因被劃為農業保留區，相較於其他四庄在都市擴張的過程中遭徵收、破壞紋理，這裡幸運的維持兩百年來緊密的社會網絡和古建築群，並成為台北盆地內僅有的農業地帶。

十四張正是如斯獨特的存在，在千篇一律的都市叢林中。

我和朋友鑽進市街邊緣的樹林，停下車，兩百七十餘年的大坪林圳水路蜿蜒眼前，依然涓養著所剩無幾的青田。從一片翠青中抬頭，陰天無阻，木柵一帶的山勢清晰，「悠然見南山」儼然為毫無疑問的對照。雨天令林間窄巷泥濘不堪，踏著黏人的土，又是十四張另一段艱辛的故事：最早的十四張土壤貧瘠，水分極易流失，只能種植甘蔗，直到先人從山上運下黏土，經由不斷捶打直到不再滲水，才開始種植稻作。黏土的不易，使我們即便步步難行，但每一步越難抬起的行足，卻總像土地綿密的擁抱，反覆叮嚀著曾經的筆路藍縷，以及滿眼豐饒是何其珍貴。

然而，十四張終究沒有在都市不斷向外虎視眈眈的開發野心下倖免。捷運機廠的設置，讓新店最早的街市「店仔街」在七年前徹底消失——除了捷運之外，隨之而來政商的野心使然，大筆一揮，十德遺風、高記、三落大厝、月記居、黃厝等逐一拆毀，終在三年前「清、除、完、畢」。這分明是個資訊快速流通的時代，十年之內，我們快速告別了兩百年的一瞬，無人知曉，這一切最終只被記錄在一本名為「五花鹽」的刊物上，剩下的什麼都沒有。也或許，兩百年在世俗功利的眼光下，只是無意義的垃圾吧！

幸而，第二期的重劃區還未動工，僥倖留下了一片田野、劉姓「明記」古厝，以及拆遷後的土地公廟「斯馨祠」依偎在如火如荼的捷運機廠工地旁。斯馨祠不大的空間展示著十四張曾矗立的古厝風華，牆上追思的斯圖斯景，若無奈而卑微的唏噓。引人注目的是，土地公廟竟也陳設著劉備、張飛的神將，細究後才知道，原來這屬於過去十四張的北管軒社「瓊林社」所有，滅庄後，曲終、人散，終與土地公沉寂棲身在此。神暫且棲居，那曾經繁衍世系的各氏宗親呢？他們在政策的迫使下何去何從？我與友人遲遲沒有結論，尤其在得知現下的斯馨祠未來又將再度面臨拆遷後，我們不語，空留雨聲的惋調，在廟頂的鐵皮上鏗鏘成樂，彷彿散落的曲音再度傳揚，於今絕矣的《廣陵散》又復傳

唱。

天色近晚，我們趁著殘暉猶明，趕往十四張僅剩的老宅——明記。風雨未減，潛進濃密竹蔭，幽幽林後，矗立眼前的影像使我震懾，是一方保存完善的三合院與謙謙坐落的門樓！和煦的磚紅不因滄桑失色，交疊有序的屋瓦延伸了我們凝望的焦點，直至頂上秀氣的剪黏。雨下，我們長立屋外，眼前的屋宇儘管其中一邊護龍因失修而坍塌，但不失建築的完整度，落落大方、柔善的與我們相互端詳，即便院裡的家犬因我們的靠近而狂吠，我們依舊虔敬注視老宅，瞻仰這席雋永的花樣年華。雨絲凌亂著我上仰的面容，眼鏡畫面濕潤，我分不清是雨點所致，或因感動而熱淚縱橫：對於過去老屋群的消失，我充滿愧疚與抱歉，總自恨沒有及早關心到這樣的事情，而今，至少還有這片淨土，在滅盡以前讓我能悉心凝望，何其幸運！

我們在屋外停足良久，卻也期望能到院內拍照，一親芳澤。等到一位女性開門走出廚房時，我們殷切上前詢問是否能進入，她示意要徵詢一位男性長者的意見，接著應門的即是男主人。在我們表明來意後，他欣然同意。起初，我們僅在院中拍攝，更貼近磚造老屋敦厚的紅顏時，韜光養晦的斂赤牆面映暖了冬時濕冷的天氣，如前人初墾時點燃的萬年香火，期許後人能在此生生不息，繁茂昌盛；亦如門楣上高懸「黎閣留輝」，是劉家祖先劉向「燃藜夜讀」後，對家族的四字期勉，許下世代傳承勤學的家風。

此時，男主人步向我們，引領走進廳堂。以為屋主木訥，未料他恍若覓得知音，不吝向我們分享。「看你們在外面淋雨站這麼久，真有心」，言語伴隨他寬慰的笑容，若干瞬間讓我有十四張是無憂樂土的蜃景，但轉瞬，他說得輕：「這一切都要拆掉囉！」，臉上的祥和神情不減，我已不忍去臆測，他是否對殘酷政策麻木。而他的博學在對談間自然流露，從大坪林五庄、漳泉械鬥，一路聊到紅磚的燒製與碧潭吊橋工法，言語裡聽得出他對生而為十四張人的自信，並讓生命與老屋共生共老。屋主有心，不過政策無情，當文化局對明記老屋下了不予列保的決定後，等同預先寫下故事終章，明記將和其他十四張老屋的下場相當：強拆、重劃、成為一方封邑。祖先畫像、木門上「寬讓興仁、紀念鼻祖」的題字，氤氳在屋主祭祖點燃的清香煙起時，我們告別屋主，在離行後回望之際，只見廳堂內吊掛上書「劉」的明燈光彩燦爛，在傾頹的十四張殘田間格外獨秀。黑暗中，老屋隱約輪廓略顯——這是劉家祖先從淡水南遷後深耕的詩書宅第，也是屋主引以為傲的田園雅居，代代人相許的家世榮昌，正活生生應現眼前。回程駛過荒蕪的重劃區，我仍然記得，一畦一畦被切割方整的「處女地」裡，積水漫漫，就如同曾經存在過的水田一樣。

不敢和十四張道別，唯恐一別即是永不再見的歧路。僅存的十四張，美得低微，似一聲越來越聽不見的喘息，而我們這些遠來的訪客，明知故事結局，卻仍要在悲劇近末處留戀，妄下難以割捨的註腳。走過兩百餘年，十四張像寒雨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，匯入時光運行的沉默蒼海，將從世界上徹底根除。唯一能勉強慶幸的，大抵就是新的捷運站名被命名為「十四張」吧！

世界依然，大屯山與觀音山相擁的山川大地，承載作為國都的百變姿態，日日夜夜，夢華的願景不止，旖旎藍圖持續成就著超級大都市，要求新求變，要「越變越美」。十四張的必然，是「造福大眾」，也會是經濟掛帥的「明智之舉」，我無以祈願，只是當舉世不再對城市發展脈絡，剎那少去兩百年興起任何悲憫之時，我會悻悻的苦笑：「至少，我珍惜過」，苦中帶甘。

字數：2505